

延河

贾平凹

主编

阎安 韩霁虹◎执行主编

2010-2011《延河》名家推荐书系

短篇小说卷



2010-2011《延河》名家推荐书系

短篇小说卷

贾平凹◎主编
阎连科 韩霖虹◎执行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2011《延河》名家推荐书系·短篇小说卷 / 贾平凹主编.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1. 11

ISBN 978-7-5057-2920-9

I. ①2… II. ①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3111号

书名	2010-2011《延河》名家推荐书系·短篇小说卷
作者	贾平凹 主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22.25印张 412千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920-9
定价	34.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总序

费手山

去年春夏之交，我任主编的《延河》成功改版大型文学月刊之后，我与青年编辑家、《延河》执行主编阎安就商定，要依托《延河》这一老牌子的号召力，立足时代，放眼全国，每年编一套年选性的文学书系出来，在这个文学信仰和文学生态日显式微的时候，为文学做点深度性的事情。

这些年，中国文坛上每年都会有不少文学年选出来，但是都有不尽人意处，要么是一家之言，要么是某类官方评奖委员会的结果，要么有地域差别，免不了它的局限。我一直有个感同身受的体会，就是东西写得好的，大都活在一种信仰里，而读者大众在信息洪流的冲击下，往往迷失了走近文学的通道。因此，《延河》年选要克服其他年选的局限，真正为好作家、好作品负责，为读者负责，这就需要摸索一点新的思路和方法。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年选书系采取了由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二十几位知名作家、知名批评家和知名编辑家联袂推荐的方式。我以为名家推荐，比较直截了当。名作家推荐，他占有直觉性的制高点，更注重风格及其影响力的时代维度。名批评家推荐，眼界宽，眼光远，往往能体现出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整合。而名编辑家没有门户之见，懂得现在读者的需要，更讲究兼包并蓄。各路名家联袂推荐，我们从他们的共同点和分歧点的结合部，是否可以搞出一个年度更接近读者及其文学真理的文学书系，我们希望这是一种值得期待的可能。

文学难免偏见，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是偏见的产物。编辑年选要对当下文学通盘考虑，要进行大跨度的、全局性的综合，原来是个苦差事。这次《延河》在全国范围里邀请了二十多位方家来进行总体遴选，本意是要最大限度的力克偏见，但可能最后也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局面。虽然众口难调，但我们的原则是，调总比不调要好。综合了更多方面的意见，涵盖面扩大了，普遍性提高了，自然也应该包含了相应多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作为主编，我干的实际工作远没有阎安和专家们多，二十几位方家的名字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要好好地感谢他们。

我还想有一点赘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太快了，太物质了，这给文学的存活和提升造成了大障碍，因为文学是需要时间和空间反复沉淀过滤的，需要不断地挤掉一些水分和杂质予以还原。中国太大了，西北从时空上作为这一格局的一个高地，西安作为这一高地的桥头堡，单就文学来说，眼里心里也应该有自己的风云。我们用编年选的方式，投一年之中国文学以西北之一望，收文学风云于别样的视角之下，原本是要给信仰文学的人一种见证，也是想要保藏一种当代生命情感的鲜活波动。

我花了一月有余的时间评读了《延河》这套年选，深感即使在我们的时代，文学不虚，年选值得一看。

我也很希望明年的《延河》年选要比今年编得更好，更有水准，更值得大家期待。

是为序。

目录

- 名家推荐语录/1
- 铁血信鸽/鲁敏/9
- 1956年的债务/铁凝/28
- 白草地/盛可以/37
- 赤裸着晚餐/于坚/54
- 低保/石舒清/70
- 空白/尤凤伟/81
- 这些年一直在路上/徐则臣/95
- 地下室里的猫/张玉清/110
- 最童话/钟求是/123
- 母亲/薛忆沩/135
- 我希望我是美丽的/张惠雯/143
- 英珠/葛亮/154
- 香草营/苏童/168
- 五羊岭的万花筒/迟子建/181
- 回来吧妹妹/刘庆邦/196
- 来凤街青年被杀事件/秦贵兵/205
- 酒吧/洁尘/216
- 霜花/老虎/225
- 蛇果/陈丹燕/237
- 乱结层/张乐朋/250
- 接头地点/范小青/263
- 天籁之音/卫鸦/274
- 换帖/付爱毛/282
- 痴娘/艾玛/297
- 成人仪式/冯积岐/309
- 愤怒的房子/王青春/319
-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刘继明/330
- 名家推荐备忘录/339

名家推荐语录

雷达（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小说协会副会长）

我觉得要概括出2010年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走向很难，因为对于文学发展轨迹的观察来说，一年的时间未免太短。但是，我却可以说出一些我读过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其实，从这些作品中倒也是可以窥知当今作家、理论家们在思索些什么，写作的难度究竟何在，以及文学在哪些方面有所畸重，有所推进。

我比较熟悉长篇小说，这方面，一些文本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张炜捧出10卷本的系列长篇《你在高原》，文坛为之惊叹。作为由主要人物贯穿始终的结构一体化的一个有机整体，它也许是中外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了。但在熟悉他创作的人看来，又是他一贯精神理想的延伸和更新。此书出版之前，张炜其实已出版了近十部长篇小说，像《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外省书》等等，那么，过去的张炜和写作《你在高原》的张炜，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和不同？我感到，张炜怀抱着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在人与大地、自然、道德的关系中，把人的主题推行、扩大、上升为民族的精神生态的主题。在这里，“民族的生态”，是个艰难、悲壮、诱人的目标。如果说，以前张炜着力写人为了尊严的斗争，为了反抗物化和异化的坚守，那么在《你在高原》里，则更多地

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追求自己内心的和谐的渴望。

关仁山的《麦河》很值得注意。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我总感到，他以往某些作品写得过于瓷实，缺乏超越与空灵，而在这部讲述麦河两岸风俗与沧桑，历史与人性的作品里，既保持着现实主义基调，同时透露出某种浪漫主义色彩，时有魔幻般的迷人气息。在全部故事之上，《麦河》有一个真正的主人公，那就是土地。此为书之魂魄。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无疑是一个重要作品，我觉得哈尔滨也好，漠河也好，对历史上的同胞们的心理奥秘，尤其对大灾变中的人心万象，对迟子建来说，似具有永远的神秘和好奇，她要还原它们，这成为她的创作动力。这次她选取的是百年前的吓人的哈尔滨鼠疫，她叙事话语的从容淡定，她对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的努力，也许格外值得重视。

同写乡土，刘亮程的《凿空》味道别具一格。《凿空》没有很强的故事元素和人物重大行动，充斥其间的多是感觉，意象，色彩，声音，尤其是声音。这是刘亮程在此最重要的话语方式。别人都在写“快”，他却发现了“慢”。“凿空”的意象是多义的，玄妙的，没一个准确的固定的解，但会把我们带入深远的意境中。人类是由穴居开始的，凿空也许是人的本性之一，或许人类本身就有一种凿空的本能和欲望。但是凿空在今天又被泛化了。有时让我们想到作者是不是也在凿空自己？人的一生是否是一个自己凿空自己的过程？

张者的《老风口》是一部跨年度作品，正式出版却在今年。它写了一页我们永远不该遗忘的历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创业史、奋斗史。作品因历史与现实的两种语境，产生了两种价值观的错位：政治话语与人道话语，英雄话语与人性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性，于是作品具有了某种潜在的悲剧美。这里既不无专制主义的色彩，同时又有英雄主义的高扬。

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受到好评不是偶然的。它读来并不轻松，有很深的压抑感。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写成长的小说，也不只是通过“问题学生”来写教育的困境，而是直指文化，直指人心，质疑我们民族历来崇尚的精神价值和人生理想，力图写出我们文化土壤的极端复杂性、缠绕性以及我们怎样以爱的名义实施着扼杀。我想，用忧思深广一语，也许可以概括。用鲁迅先生说过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也许可以说明作者和读者至今依然困惑着。

宁肯的《天·藏》无论在文体上还是思想品质上都很奇特，这是作者继《蒙面之城》后重返西藏“现场”之作，但它并非以外在的神秘炫人，而是力图潜入文化深层，是一部关于修行，思辨，对话的纯精神性的小说。

秦巴子的长篇《身体课》尚不为人注意，也许因为作者并非小说行中人，也

贾平凹/主编 阎安 韩霁虹/执行主编

许因为笔涉“身体”这个敏感词。其实它写得极巧妙，大胆，贴近人性且不乏深刻性，让人想起《马桥词典》的写法。“下半身写作”是需要批评的，但身体的文化意蕴我们却也是需要深入发现的，我们远未认识够，何况它向文化的深层。正如有人指出的，这是一部关于人的身体的感性描绘和理性阐释的奇特之作。

我还想提到的须一瓜的《太阳黑子》，王雨的《填四川》等作，前者写极端境遇，人的太阳尽管有黑子，却总是能给人以希望和温暖；后者打开了一扇尘封的历史之门，写嘉庆中叶完成的时逾百年、人逾百万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实为中华民族四次大移民中最惨烈的一幕。作者是个医生，这就更其难能可贵。

另外，像贾平凹的《古炉》，广州的刘心武的《鸟人》，葛亮的《朱雀》，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是我正抽暇阅读中的书，它们都有不错的品质。

我还想稍作延伸，提供一些理论或其他类的图书。比如，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北岛、李陀编辑的多人回忆文章合集《七十年代》，社会调查实录《蚁族》，以及译著《柏林墙》、《别对我撒谎》，都曾带给我思想的启迪甚至震撼。

在以上的评估中，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分清对某些文本的具体评估（与同期作品比较或与作者自己比较），与把它们放到文学史大框架中的评估，两者虽有联系，却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在对整体创作不满意的情况下，却对某些作品作出了较高评价的原因。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我们总是在微观与宏观，质量与数量，局部与整体，细节与大历史的交互作用下积累经验，探索前行的。重要的是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这是不合格的推荐：长中短都不够十篇，凑不成“十景”或者“什锦”。凑不成不必硬凑，就这样吧。

还有一层不合格：这里推荐的大多是《人民文学》发过的，包括长篇，杨争光、迟子建、刘亮程、麦家，《人民文学》都全部或部分地发过。发过，说明我仔细看过，也认为好，所以在此推荐。又不是选干部，内举不避亲。特意把各家年选的目录找来看了，想必是有好的，但大多没看过，打算一一找来看，现在还

没看，只好置之不论。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限观点的推荐，不全面，有偏见。没偏见才奇怪。

我的一个偏见是，不喜欢那么四平八稳、中规中矩，一个长篇或中篇，看个开头就看得见到结尾，不是我眼睛毒，而是他太老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写小说当然不是闹革命，但也不是比老实——我看现在有比老实的趋势。

另外一个偏见，是喜欢年轻人或者陌生人，不是说年轻或者陌生就一定好，但一个人年轻或者陌生，总是负担少一些，杀气腾腾地冲出来，或者跃跃欲试地去恋爱，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世界，总要比老江湖更澎湃、更放浪，可能也更有创造力。

2010年，要我看，写小说的有几个年轻人是值得注意的：鲁敏、东紫、滕肖澜、阿乙、黄惊涛，后边两位文学界不熟悉，所以批评家们写总结就很少提到。

还有一人，名叫小白，我知道他是男士，不知他年轻还是年老，看了他的长篇《租界》，极喜欢，本来要在《人民文学》发，但别家已在增刊上发了，此恨难消，写了一篇序才算作罢。书大概是过几天出，账应该算在2011年，那么，前边的都是马后炮，只这一炮响在了新年。

谢有顺（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年可能是传统小说受到严峻挑战的一年。网络文学凶猛，从南到北，召开了多个关于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的研讨会，网络收费阅读也已形成规模，并生成了巨大的产业链，相反，很多颇具实力的名作家的长篇小说却销量萎缩，一种新型写作方式、新的文学趣味的崛起，已经让很多传统写作者感到了来自新文学力量的威胁。而那些能在年轻读者中引起反响的小说，往往也都具有新类型文学的特征，如须一瓜的《太阳黑子》用了侦探小说的模式，麦家的《风语》是谍战小说等。小说的阅读趣味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讲故事的策略与美学再一次在小说写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许，经过了近百年的小说的作者时代已经走到了极限，一个小说的读者时代即将来临。

比起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似乎更能见出传统作家的功力。中短篇小说不靠跌宕的人物命运感取胜，而且重视细节的雕刻，重视某个生活横断面的截取和

描绘，在艺术性上更为讲究。经营中短篇小说，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耐心，因为它和当下的出版喧嚣无关，更切近作家的内心，更能看出作家观察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角度。我常常感觉，很多作家写作长篇小说时是随大流的，是没有角度的，反而在他们的中短篇小说中，你会发现他们是有艺术考量，是有自己的角度的。因此我非常喜欢魏微、林白、方方、苏童、乔叶等人在2010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他们似乎不再把小说写作看做是纯粹的虚构，而是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和生活之间的平衡点，所以我在这些小说中读到了他们关于生活的许多抒情和感怀。从虚构出发，最后到达的是存在的腹地，是呈现内心的某种真实，它甚至不必刻意区分虚构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这或许正是小说写作的终极意义。

在一个小说越来越和新闻争宠、新闻则越来越像小说的时代，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叙事探索的精神，更多的只是残存于中短篇之中了，而长篇则将日益成为消费文化的囚徒。小说的未来并不值得乐观，但那些还保持着一颗艺术的偏执之心并坚持进行叙事探索的作家，依然值得我们尊敬。

陈晓明（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年的文学形势与去年或近年相比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在当今时代，文学已经进入常态，不可能因为某个话题，某部或某篇作品发表，而引起轩然大波。那样的动静必然是携带着更强大的非文学的力量才可能波及全社会，才可能牵动无数人的关注。那并非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也并非文学应该承担的角色。

2010年意味着新世纪过去了10年，也意味着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当年的知青、先锋派、新写实、晚生代、女性等等，都已然步入中年。中国当代文学有了走向成熟的一代人，中国文学理应也走向成熟。这是与上世纪80年代依靠现实的社会热点问题来写作的一代人不同的写作，这是要靠对文学传统与文学自身的艺术来挑战写作的一代人。尽管关注现实以及人类的问题始终是文学要面对的“基本面”，但在此基本面上，文学的自我挑战和超越变得更为重要而内在。

2010年，我们看到有莫言的《蛙》和张炜的《你在高原》。前者单部小说，后者是累积了20年的写作完成的十卷本，450万字，可以看出汉语文学沉甸甸的分量。莫言的《蛙》也与自己过去的创作颇为不同，他不再下功夫去挥洒语言，而是在平实素朴的叙事中，讲述着乡村中国在计划生育的国策领导下的种种境

况。但《蛙》却要挑战莫言过去的叙述风格，它拼合了书信、小说叙事与戏剧的多种形式，打破了历史的整一性结构，自我的经验卷入其中。历史不再具有权威性，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整全性的形式存在。他把抑制的历史激情，以戏剧的形式再重演一遍。张炜的《你在高原》显然是一部宏大厚重的作品，是张炜小说叙事艺术历经磨砺之后的浩瀚之作。张炜能把第一人称叙述贯穿于10卷本的长篇小说中，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强大的叙述。张炜的语言、思想和对现实的把握，都具有更高的境界。

长篇小说方面，宁肯的《天·藏》，麦家《风语》，范稳《大地雅歌》，关仁山《麦河》，都可看到作家独特的思考和对小说艺术的锤炼，当代汉语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可以说是更加老道精湛了。王璞的《猫部落》可以看出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叙事。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叙述自然淳朴，异域风情和生活的质地令人感动。

其实，中短篇小说也有相当不错的作品，但因为中短篇小说是中国当代较早成熟的文体，其较早成熟，就容易模式化，作家讲故事的能力颇为令人惊叹，但在故事的讲述方式方面，已经较少看到在构思方面所下的功夫。中篇小说在当今中国容易建立起叙事框架，几乎是按着人物走就可，显然，中篇小说是介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过渡阶段，其文体特征不明显。它经常以牺牲短篇小说的构思为代价，来获得故事的展开。中篇小说几乎只是依靠写人和事就可成立，我想这可能是当今中篇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中篇小说应该向短篇小说靠拢，应该有更精巧的构思，中篇小说的艺术性才能提高。但看当下中国的短篇小说，又变成了是中篇的缩水，这是一个艺术上的误区。短篇小说是所有的小说的艺术基础，叙述是其根本的存在基础。语言和构思才是短篇小说的精髓所在，中篇要拉长短篇，也不能丢弃这两点。

总之，当今中国文学不管是长篇出版的数量，还是中短篇小说的作者队伍，都空前蔚为大观，这里面无疑有不少优秀之作，但因为数量过于庞大，故好的作品也容易被淹没。又因为在相同的水准上的作品太多，就显不出优秀，现在要显出优秀，就要高出别人一大截，这又是难题。当今时代，是艺术水准水涨船高，读者水准也在提高。且读者的耐心和感受刺激的能力，已经被影视的声光电色，被网络的千奇百怪搞得欲仙欲死，留给文学的只是非常苛刻的态度，这对文学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失去的是一个对文学虔诚的时代。

李国平（著名文学评论家、《小说评论》杂志主编）

评估一个时段的文学创作有多种参照，多种视角。从结构层面看，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终结的时候，构成文学创作主体的仍然是作为新时期以来的一批主力作家，同时，还有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更年轻的一代，还有海外华人作家加入主潮的合唱。如果从体裁本身的结构来看，中、短篇创作并未给人太多的惊喜，长篇则可见作家的用心和用力。这应是常态的评估。

评估一个时段的文学还应有精神素质的参照，还应放在大的时代链上考量，要看这个年度的创作整体上能不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情感诉求，折射出社会前行的进步思潮，反映文学的进步。要看整体上能不能反映出重要的时代课题和文学课题，看能不能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课题。从这一层面将入手，2010年度的小说创作整体观可以读出从文学的细弱的管道里冲撞出许多复调之复调的信息和冲动。文学在传达着多重的抵抗、理解和诉求，和世俗的主调构成了冲突。

盘点一个时段的文学恐怕还得有点历史感，一个年度的创作品貌脱离不了历史链。现在一方面对文学期待的焦虑在增长，另一方面对文学生长的认知在深化，许多思想界、读者意识到的东西、表达到的东西，作家意识到了没有，未必没有，但是要用文学的方式传达到位，这是一个艰难过程。这一年的小说文本里，透示出了许多层面的精神意象。但是，还得把一个年度的景观，看成历史积累的一链。革命尚未成功，文学仍需努力。

铁血信鸽

鲁敏

妻子在撞墙，用她的背部，背的上中下部、左右肩胛和左右侧背。人肉与墙体制造出钝钝的撞击声。她的表情庄重沉着，眼睛偶尔瞟一下定时器。二十分钟，一个被严格设置的时间长度。

穆先生把电视设置成静音，耐心地翻频道：电视导购饶舌的喜感，谈话节目的敷衍掌声，折子戏扭着走形的身段重温陈年旧梦……可以说毫无意义。

意义。穆先生把这个词埋在肚子里，怕说出来给人笑话了。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他被这个不实用的词给控制了，他怏怏不乐。也可能，跟人生所处的阶段有关：他的社会属性，固定了。所谓的前程，不用抬眼皮都能看到结尾：安全抵达退休；而家庭生活，从这个秋季起，也变得极其单薄：儿子到外地上大学了，随即成了他太平洋卡的附卡，其存在形式就是对账单上每月新增的几排数字。

很多人把这段时光唤作“第二春”，可这实际上是多么草木萧瑟、万物沉沦的春。

穆先生不喜欢上班了。他不愿意看到那些新晋者或即将新晋者的面孔，轻浮得富有生机，握着早饭在电梯里嘎嘎笑、谈论昨夜的加班，脸上的疲惫如新款镜

架般闪光。这刺痛他的眼。还有他们的早饭：街头的、仓促的、却带着油炸葱花的快活劲儿，在狭小的电梯间里粗陋地钻入鼻孔。这使他加倍地感到被冒犯，同时又莫名其妙蔑视起他自己的胃，那里早已装着四平八稳的早餐：新磨的豆浆，一只无公害农家草鸡蛋，黑米稀饭，另加一勺妻子自制的“固元膏”（据说此膏强健之效非凡，男女老少皆宜，全国大流行）。

没有办法，他醒得太早了，寂静得近乎空洞的家里，他醒来。脆弱而空虚，好像从未睡好，但也无需再睡。只有起来，只有跟妻子一块儿准备早餐，然后坐到餐桌边，把那该死的营养均衡的早饭给吃了。

多少次，他推开碗，赌气说他要到外面买一个薄脆的煎大饼或油炸糍粑，“管他妈的胆固醇与地沟油！”语气暴戾，好像这是了不起的反抗。妻子站在阳台上，一边梳头，一边咧了一下嘴，只当他在讲笑话。每天早上，妻子要用牛角梳梳头两百下，她也诚恳地动员穆先生梳，此类的动员还包括：背部撞墙（方法如本文开头所示，可通全身经络）、叩牙三百次（宜取仰卧体位，至口中生津，可固肾补肾）、饭后快走四十分钟（微喘、微汗，可消积化食）、热水泡脚（水深近膝、保持高温，可驱寒去火）、腹部揉摩（睡前与晨起，顺时针一百下，逆时针一百下，可调血健胃）……穆先生记不全了，当真一一实施，他只怕自己会疯。但妻子说时，他能做到认真倾听，妻子的遣词完全是保健书上的说教套路，又带着江湖医生般的神神叨叨，听上去陌生而荒诞，真有些不敢相认。

——最近几年，妻子与“养生”有了瓜葛，其纵情的狂热十分惊人：任一张小报上看到合适的内容，剪下；每日上网浏览各种健康小窍门（这是她对网络的最大利用），并选其精华打印；隔一阵到书店带回几本畅销健康书，特别认真地读，像学生那样，画红线，加着重号……她开明地接纳各方面的学说，并且时常刷新，以新的理论覆盖旧的，更以亲身实践去考证或推翻。比如最近，她迷上的是“温度”学说，根据二十四节气变化、根据食苔之色（红、偏白、偏紫、厚腻、发黑）、根据手指甲（有无半月形、半月形大小、五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根据手掌上的青筋（有无、所出现的位置及其深浅）等一整套的标准，她让他狗一样伸出舌头，又算命先生般拉着他的手，细细研究，然后确定需要疏肝或是理气、除湿或是清热。那么，什么样的食物才一一对应呢？她另有一张大表，对每一种入口的东西，哪怕是酱油与茶，都精确地分成平、微温、温、热、凉、寒、大寒……整个体系极其庞杂而细微。

穆先生一度以为她是迷了心窍、要像范进那样给扇上一巴掌才好，如此地把肉身供奉着、侍弄着，不正常啊！整个人生岂不是本末倒置？可是很快，他惊讶地发现，妻子不是一个人，她是一群人，她是整个城市，她是举国上下，她是全

贾平凹/主编 阎安 韩霁虹/执行主编

球浪潮。晚上，穆先生被她拖着在小区“快走”，只见三五成群迎面而来的，莫不面色严峻，大步流星；超市里，农场直销、有机食品与粗食摊子前，无数双手像溺水者那样地伸去；熟人席上相见，殷切地口耳相传：祛除百病的倒走运动、冷僻但神奇的牛蒡菜、全能西红柿、万恶之源的反式脂肪、维根素食主义……

显然，妻子是正确的、进步的、符合时代的。可问题是，这就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与全部过程？有谁注意精神那一方面的事情吗？是否贫血、缺钙、老化、脂肪堆积、病变生癌……穆先生不敢问，怕看到妻子惊讶到像是同情的目光。可他知道，内心深处，他与妻子不在一块儿，甚至，她让他对肉身产生了逆反性的憎恨，绵软但坚决的恨。

憎恨的外在表现就是反胃：工作、同事、家，妻子、儿子、吃饭、睡眠、运动，电视、报纸——真像最糟糕的自助餐啊，盘子里全有，可他索然无味，什么也不想碰。

二

从阳台上往外看时，他注意到那群鸽子。唉，鸽子，只有像他这样把目光投向虚空的人，才会注意到吧。

阳台外的虚空，呈现为使人疯癫的复制——小区里，一排排相邻着的灰色屋顶下，那紧闭的门窗里，全是一模一样的户型，洗碗池的下水道、电视与沙发的距离、床的朝向、马桶的坑距……他相信，敲开任何一家的门，打开冰箱，都可以取出同样一瓶开了口的“四季宝”花生酱；拉开衣柜，会在同一个位置找到“AB”内衣；而次卧的书桌上，被翻烂的课本内页夹着同样一份奥数课时表……这是样板化与标准化的要素，被切割被压榨下的生活，人人面目含糊！也许，他、妻子，以及儿子，可以任意进入某间房子，与里面的主人互为置换，错不了的，太阳照常升起，甜蜜照常流淌——这想法令他感到一阵惊惧，他怀疑自己的整个大半生，所过的都是公共的、他人的、典型化的物质生活，他从来就没有过真正自由的意志……

可是，鸽子！看哪。

正是黄昏时分，暮色灿烂而消极，那群鸽子就在对面的屋顶上。玲珑的身姿，纤巧的不停转动着的脑袋，饱满弧线的腹部，何其优雅而异样的美！它们起飞，它们落下，它们梳理羽毛，它们斜着身子在空中交错，它们突然从视线中飞走。

这骄傲而不规则的飞翔、失控般的消失——他妒忌！